



潘志宏

《诗经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也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生命起点。它保存和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首，反映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，历时约500多年的社会面貌。《诗经》中有大量诗歌，集中体现诗人与百姓的家国情怀。《论语·阳货》记载，孔子说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。其中的“兴观群怨”指的就是《诗经》治国兴邦的四种社会功能，折射出先秦时期家国之间的特殊关系。

《诗经》中的家与国

悠悠苍天，曷其有所： 厌恶征役、思乡恋亲的家庭牵挂

厌恶征役，痛恨战争。周时频繁战争与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，百姓因为王事四处奔波，常年不能回家。《诗经》的很多诗篇表达诗人对征役、王事的厌恶痛恨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愁绪。如《小雅·采薇》中说，“王事靡盬，不遑启处。忧心孔疚，我行不来！”诗人由于王事没有休止，很难得到休息，因此心情非常苦闷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到家中。诗中的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生动形象地对比了上战场前与服役归来后的情景和心境，成为千古佳句。《小雅·何草不黄》是描写征夫艰苦辛劳、对征役怨恨不满的一首怨诗，“何草不玄？何人不矜？哀我征夫，独为匪民”。诗中多用反问句，控诉了征夫所遭受的非人待遇，强烈抗议被统治者虐待和轻视。“哀我征夫，朝夕不暇”，征夫因为常年在外忙碌，既愤怒又痛苦，只能以诗歌来宣泄厌恶征役之情。朱熹说：“周室将亡，征役不息，行者苦之，故作此诗”，周时诸侯国之间互相侵凌掠夺、征役过重，导致哀鸿遍野、民不聊生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破坏。

思念亲人，怀想故土。《唐风·鸛羽》记载，“王事靡盬，不能蓺稷黍，父母何怙？悠悠苍天，曷其有所？”徭役没有休止，人民不能耕作，家中田园荒芜，无法赡养父母。诗人控诉了繁重的王事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和负担，他悲伤无奈，只能高声呼问苍天，何时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，吐露心中的愤懑与对亲人的牵挂。在《邶风·击鼓》中同样描写了一位士兵远征他国、思归不得的厌战思乡之情。战争使战士和无辜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人们流离失所、家破人亡。战士们想起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的爱情誓言，对爱人的惦念、无奈与苦楚，所以从内心发出了“于嗟阔兮，不我活兮。于嗟洵兮，不我信兮”的哀号。《诗经》中的征役诗从侧面反映了那个战乱不断、多灾多难的时代，以及征役给百姓、士兵们带来的痛苦，将周人对徭役的排斥、对家庭的渴望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征夫思念亲人与牵挂故土之情愈发浓厚。

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： 保家卫国、勤政爱民的为国情怀

保家卫国，同仇敌忾。《诗经》中保家卫国、歌颂战功、夸耀将士的战争诗歌，不仅展现出保家卫国、同仇敌忾的磅礴气概及雄浑壮丽的文学色彩，也折射出统治阶级的审美需求和意识形态，蕴含着爱国爱民、建功立业的爱国情怀。《秦风·无衣》是秦地的一首军中战歌，记录了秦军奉周王之命抵抗犬戎的事件。“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。”诗中充满了慷慨激昂、豪迈乐观、团结互助的精神气概，“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。与子同仇！”诗共三章，采用重叠复沓的形式，但是在内容和情感上不断递进发展，展现秦人尚武好勇、英勇抗敌的英雄主义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。《小雅·出车》记录一位战士跟随大将南仲出征并凯旋的历史。“王命南仲，往城于方。出车彭彭，旂旐央央。天子命我，城彼朔方。赫赫南仲，玁狁于襄。”此诗赞扬赫赫威名的南仲所立下的战功，同时呈现出诗人在战争中的艰难困苦、战争胜利后的激动心情，抒发积极参战、团结御侮的爱国豪情。《诗经》中战争题材的诗歌多通过激昂文辞来烘托雄壮军威、兵强马壮，饱含战士们勇敢御敌、团结乐观、斗志昂扬的精神。

勤于政事，爱国爱民。《大雅·文王》用赋的手法称赞周文王建立周邦、亲政爱民的功绩。“亶亶文王，令闻不已。”周文王治理国家勤勉辛劳，获得美好的声誉。周公在诗中叙述了商周兴亡盛衰的道理，告诫成王要顺应天命、施行德政，“无念尔祖，聿修厥德。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”牢记祖德，发扬光大，如此才可维持国运的昌盛。《邶风·载驰》生动地描绘出许穆夫人强烈的爱国之心、救国之志，刻画了她坚强不屈的性格和英勇果决的气度。“载驰载驱，归唁卫侯。驱马悠悠，言至于漕。”许穆夫人奔赴漕邑慰问卫国遗民，由于许国大夫反对她提出的联齐抗狄的主张，于是她提出“大夫君子，无我有尤。百尔所思，不如我所之”。尽管大夫都不支持，她仍然愿以实际行动去帮助母国。此诗风格沉郁顿挫，充斥英迈之气，使许穆夫人真挚情怀跃然纸上。《诗经》中勤政爱民的诗歌通常内容丰富、感情细腻，通过百姓的赞美和爱护，歌颂贤君明臣的美德和政绩及忠于国家人民的为国情怀。

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： 讽喻政治、忧国忧民的家国理想

讽喻政治，揭露罪行。《诗经》中的政治讽喻诗，主要揭露了统治阶级荒淫残暴的罪行，批评当权者排斥贤良、听信谗言、嫉贤妒能，反映西周后期到东周初年间，政治黑暗，君臣无道，导致国家危机四伏、百姓怨声载道、苦不堪言。如《小雅·小旻》讽刺周幽王昏庸无能、腐败误国，“旻天疾威，敷于下土。谋犹回遹，何日斯沮？”由于君主施行的邪僻政策，把国家逐渐推向了灭亡，诗人痛心疾首，所以对国家将亡感到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，既有对昏君的无可奈何，也有对国家深沉的爱。这一时期出现了揭露封建统治阶级贪婪凶残的讽喻诗，《魏风·伐檀》讽刺统治者剥削百姓，“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？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县貆兮？”用反诘的方式责问统治者为何不劳而获，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！”讥讽这些贵族们只不过是吃闲饭的寄生虫而已。《魏风·硕鼠》形象地把剥削者比喻成贪婪狡诈的肥老鼠，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！三岁贯女，莫我肯顾。”只顾自己享受，不顾百姓死活。这类诗歌鲜明地指出当时的阶级矛盾，贵族与百姓贫富差距悬殊。诗歌的作者敢于直言讽刺君王的昏庸无道、佞臣的自私暴戾，倾吐百姓的怨愤和痛苦，寄希望于统治者能够从善如流、改变现状。

忧国忧民，感时伤怀。《诗经》中还有一类怀念故国、忧国忧民的诗歌，诗人触景伤情、痛惜亡国。《王风·黍离》是一位亡国大臣有感于国家兴亡所作的诗歌。他看到故国宗庙已经长满庄稼，心中无限悲怆。“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”对故国的追思和感慨，如疾风骤雨，让诗人悲痛不已，只能追问“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”用重叠句和反问句，回环反复地吟唱，委婉悲怆地表达了对周幽王的批评。故国之思与悲痛之心，显露无遗。《曹风·下泉》写了曹国之臣感叹周王室衰败，因而忧思怀念周王朝强盛时期。诗人从受寒泉浸泡的野草兴起，比喻诸侯国以强凌弱，小国没有地位和安全，所以“忼我寤叹，念彼周京”。梦中醒来，忧愁叹息无法入眠，昔日周王朝盛世仿佛还在眼前。“芾芾黍苗，阴雨膏之。四国有王，郇伯劳之。”诸侯国的安定是由于周王的庇护，就像禾苗的茁壮是由于雨水的灌溉。作者怀想周初的强大，忧国忧民之情呼之欲出。

司马迁认为：“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”。《诗经》反映了战争与徭役、压迫与反抗、政治与社会等家国关系的方方面面，可谓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。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，诗人对亲人的牵挂、对故土的留恋、对国家的热爱，表达出百姓对平安定的渴望与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建构起饱满立体的家国情怀，暗藏着对时代的深刻同情与反思。 据《学习时报》

唐驼妙做广告



唐驼(1871~1938年)，原名唐成烈，字孜权，号曲人。江苏武进(今常州市)人，抗倭英雄唐荆川之后。他是我国近代印刷业的开拓者。唐驼少时家境贫寒，营养不良，29岁时曲倭病发，右背隆起，形成驼背。别人给他取了个绰号“唐驼子”，他并不恼怒记恨，反倒欣然接受。1905年，他在为曾朴的《孽海花》题写书名时，索性落款“唐驼”。从此，唐宇衡以“唐驼”行世，“宇衡”原名反而渐渐被遗忘了。唐驼的字写得好，为了广揽生意，打开销路，他想了一个好办法来做广告。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天，一只小型飞机在上海低空盘

旋，突然撒出了许许多多色彩斑斓地写着卖字润格的小型降落伞，引得万人伫立街头仰望，产生了出奇制胜的轰动效应——原来是唐驼在为自己的字做广告。唐驼的名声越来越大，到他家买字的人络绎不绝。中华书局、世界书局、大东书局的招牌都出自他的手笔，连钞票、邮票上也有他的墨迹。写字多，墨汁消耗量大，他就雇两三个人专门磨墨，后来又嫌磨墨费时费力，便苦心琢磨，研制成磨墨机。现在，恐怕已经不太会有人知道磨墨机的发明人是唐驼了。唐驼还是个较真的人，一次，他到常熟拜

访大书法家萧退庵，自称是“写字匠”，称萧为大书家。他请萧退庵刻印，恭恭敬敬奉上礼金。萧退庵给唐驼刻姓名章，因《说文》里没有“驼”字，萧退庵按常规用“佗”字代替，印章刻成，送去。唐驼一看不对，退了回来，理由是我要刻的是“唐驼”，不是“唐佗”。“唐驼”是注册商标，唐驼很看重商标的价值，他要维护自己的姓名权。萧退庵也是有个性的人，见印章被退回，火了，说：“唐某人不想做人，执意要做畜生，我不跟这样的人打交道。”一位为名而争，一位为字而言，两位都很有性格。 周二中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